



百年老宅寄情思

◎陈玮

每逢假日，我都要回到这绿树掩映的百年老宅，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。

听祖父说，这宅上的房子是曾祖父在1920年前后兴建的，是民国时期典型的启海地区民房的建筑风格。五间丈八桐，在南北三圩已很少见，尤其屋基特高，是用开四汀宅沟的泥土堆筑的，宅的前后和两侧都有深挖的河沟，宅前架有石桥，其气派曾令多少乡邻艳羡。记得五六岁时我都不敢从这窄窄的石桥上过，只能爬着过。河沟里有很多鱼，祖父会用罾网捕鱼，我则拿着竹竿敲打水面，白鲢鱼一经水面波动，就跳个不停，乖乖跳进爷爷的罾网。

我听祖父说过，但没见到过曾祖父，连他的照片也没见过。祖父说曾祖父是个民间讼师，帮人写状子的，我想象他一定是个读过些诗书的小富的乡绅，并不属于那种小富即安之人。

我不迷信，但信这老宅的灵气，她传承了崇尚读书、俭朴修德的优良家风，孕育了一户左右有名的书香门第。曾祖父很重视读书，祖父辈兄弟姐妹都上过私塾，识些字。到我父亲这辈时，祖父继承了曾祖父的家训，哪怕卖了土地、抵押了家具，揭了房上的瓦变现，也要培养三个子女读书。父亲和姑姑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，祖父母都让他们读到小学毕业并上过初中，为他们后来参加工作奠定了基础；小叔是20世纪50年代录取的大学本科，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位大学生。

我是同辈老大，从小耳濡目染，读书非常专注，成绩优秀，正好赶上1977年恢复高考，应届录取。我的兄弟姐妹们都接受了中高等教育，大都被分配到各个行业工作，逐步成长为单位的中坚力量，多人担任了领导，评上了高级职称。表弟为最，博士，在美国的

大学任教授。我幼辈中多人走出国门深造，超越前辈势头迅猛，前途大有可为。

如今，家族中所有家庭均已落户城市，老宅鲜有人住。但我忘不掉她，时时惦记她，虽然她有些破旧，与下农村漂亮的楼房格格不入，但总舍不得拆了她。因为她不仅仅是几间百年老屋，更是我们家族“崇书尊教”门风传承的见证人。

近年我对老宅略作修缮，保持其原样，又开辟了小花园，植以花草树木、瓜果蔬菜，让其永葆生命活力。父母辈已年迈，呵护老宅的任务落我肩上。现在我也退休了，时不时开车回宅上看看，除除草、浇浇水、喷洒个农药什么的，乐此不疲，顺便还可与我的老邻里们叙个旧、拉个家常。

陈氏老宅，我魂牵梦萦的心灵圣地！我要倍加小心呵护您，让您的灵气回归我们的子孙后代。

云和梯田

◎低眉

有几田稻子在风中等人
有三五只黑的白的羊在田里吃草
梯田敞开，连同在梯田里拾掇

的农人
云雾没有升起
被我们看见的

是高低和错落的本质
这里是江南晚熟的秋天
野草药顾自摇曳

伊人如月

◎韩玉光

人间的光芒
永远是用不完的，一个人
在江边看月亮
就会发现自己
已变成无数的星辰

分身在浪花中
时光只有在一首诗里
才可以倒流
当一个人来到梦里
砍那月中的桂树

新的枝条，就会像新的一天
在梦外长出来，这一生
每个人都是光的孩子
每个人都打着灯笼
想照亮自己的影子……

重叠重复的幸福

◎澜波

偶尔，生活会敲响简单的喜悦
落进清脆的笑声里
去释放一些肆意的情感
又在生命中升腾无限希望

日子，永远不会相同
可那些滋生的美好
自始至终都算数，然后
萦绕成重叠重复的幸福

故乡与爱，是支撑情感的力量
当爱着，当被爱着
源自旧时岁月的深情
足以盈满将来的每个日夜

读萧萧

◎刘白



在南通那么多写诗的人当中，我以为，我与萧萧是走得近的。因为我喜欢他诗歌中的透明、纯真、率性、雅致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自许我就是那个最能够读懂他诗歌的人。他的诗，有如明前的茶，如果匆匆一品，是一种明快的感觉；如果细细品味，又生出些许绵长和浓郁的滋味。像花露烧，但没那么浓郁；像青酒，但多了一点热烈和思索。这只能是从他诗歌中品味到，归结起来，是诗人对自然与美的敬慕与担忧，让他的诗歌生长出如此独特的味道。

诗人内心充满阳光，所以，诗人的作品总体上是明快的。乐观、健康、向上，是诗歌中时时见到的旋律。生活可以平淡甚至略带沉重，但诗歌的翅膀还是需要轻些，再轻些，最好能够飞翔。萧萧的诗歌就是这样的。轻，意味着看透生活的本质，穿越生活的磨难，又始终爱着生活，得出超然物外的感悟。诗人写到《大海内心的盐》，“……大海内心的盐/有着我们相同的身世和卑微怎样才能看清大海的一生——/究竟有多少辛酸的往事/不肯诉说。不肯将沧桑风雨/明白地袒露”。尽管诗人可能经历过坎坷或者挫折，但诗人始终对生活充满热爱。

萧萧诗歌中的比喻和意象，来自身边、来自自然、来自人们熟悉的事物，但他能从熟悉中抽出奇异的意象，且比喻恰到好处。比如，在《内心里的长江(组诗)》一诗中，诗人所抽出的意象，对作为同住在长江边的我，有着阅读快感和视觉冲动。对长江我早就熟悉，但却不能如萧萧一样写出那样的句子：“往来船只仿佛轻轻划过一匹/上好的丝绸，却不损伤它的质地/呜呜风起，江水不闻不动/兀自慢慢地，流过经久的人世和光阴——/一个闲庭信步者，取出内心的浩瀚/而我忧虑，车内狭窄，我心狭小/虽枕长江多年，但它只给一滴仓促的露水。”(《车过苏通大桥》)。这种意象和体验，无疑给了我们新鲜感和奇异感。

对自然与美的倾心与发现，让萧萧的诗歌散发着青草的气息。对自然的偏爱，从自然中感知温暖，是萧萧不自觉的行为。在《在春风荡漾的夜晚，慢下来》一诗中，“面对春风吹拂的夜晚，如同重逢久违的爱情/我只想脚步慢下来，眼神慢下来/而后，时间跟着慢下来：小心翼翼的言辞，停在夜露宽厚的额头。”对自然的爱，让诗人总是发现美，使诗人总是收获意外惊喜。他对自然与美，用得最多的词是敬慕和担忧。这些意象，在《自然的箴言(组诗)》《比草还低》《野草》《撞上一只藏羚羊》等诗歌中均有完美体现。

前苏联布罗茨基曾说过“诗歌像一匹黑马，在人群中寻找适合它的骑手”“诗到语言为止”。词和句在萧萧笔下是温顺的，那就说明这些词和句找到了适合它的骑手。我与诗人讨论诗歌时，共同的认识是，诗歌可体裁多样，写法多样，但唯一不能缺少的共性是：诗意图象丰富，是萧萧诗歌的一大特色。萧萧的诗，大多很短，没有多余的词，没有多余的句，但想象丰富。这些词和句，恰到好处地生长，使他的诗歌有一种天然的活力和内生的张力。



◎陈顺源

